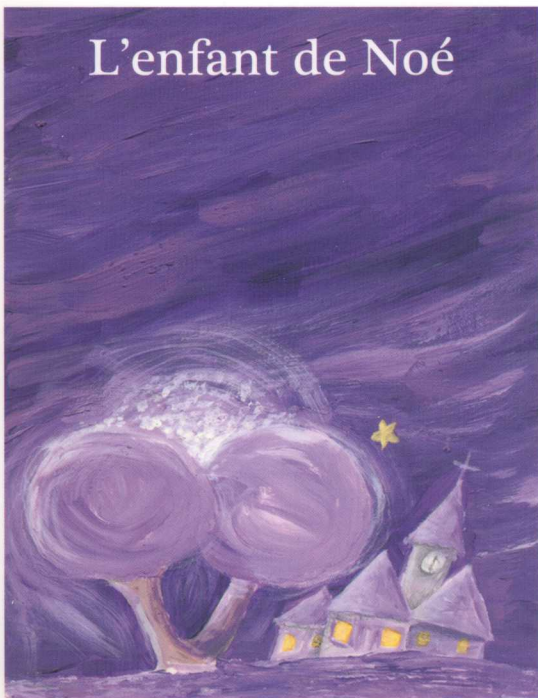


L'enfant de No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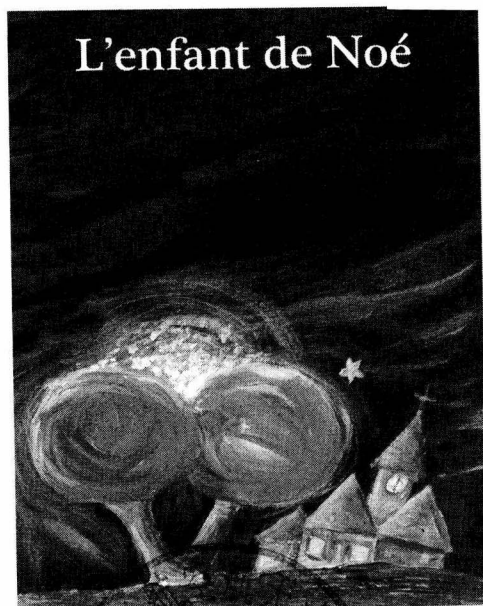
诺亚的孩子

Eric-Emmanuel Schmitt

〔法国〕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周国强 译

013030535

1565.45
384



L'enfant de Noé

诺亚的孩子

Eric-Emmanuel Schmitt

〔法国〕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著
周国强 译

2565.X5

384



北航

C1636151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亚的孩子 / (法) 施密特著; 周国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5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作品)

ISBN 978-7-5447-3696-1

I. ①诺… II. ①施… ②周…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2072号

L'enfant de Noé by Eric-Emmanuel Schmitt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547 号

书 名 诺亚的孩子
作 者 [法国] 埃里克-艾玛纽埃尔·施密特
译 者 周国强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白 路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62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96-1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十岁那年，和一群孩子一起，每个星期天都被人叫到拍卖台上。

人家并不是要把我们搁那儿标价拍卖，只是让我们一个个从台上走过去，以找到想要我们的人。在台下的观众中既可能有我们终于从战争中回来的亲生父母，也可能有想要领养我们的夫妇。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登上木板台，即便没被选上，也希望被认出来。

每个星期天，在黄色别墅风雨操场的顶棚下，我走上十步，让人看到我，让我能获得一个家，走十步争取不再当孤儿。拍卖台上最初

迈出的那几步不费我多大的劲儿，焦急的心情推动着我，可走到一半时，我越来越没力气，两条腿艰难地拖完剩下的那一米。最后，就像来到了跳水板边儿上，前方等着我的是空虚。比深渊更深的沉寂。那一排排的面孔、帽子、脑袋和发髻，其中该有一张嘴巴张开了，大声喊道：“我的儿子啊！”或者：“是他！我想要的是他！我领养他了！”我脚趾挛缩，身体紧张地朝向将把我救出无人照看的境地的那声呼喊，检查我曾仔细整理过的外表。

我一大早就起来，从寝室蹦进冰冷的盥洗室，用一块硬得像石头，久久不化，擦不出泡沫的绿色肥皂划破了我的皮肤。我梳理头发二十次，以肯定我的头发都已熨服。我蓝色的弥撒服肩膀处变窄了，手腕和脚踝处都短了，所以，我在它粗糙的衣料里沉肩收腹以掩饰我长大了。

等待中，我们不知道前途是欢乐还是痛苦；

我们准备一跃而下，并不知道下面接待我们的是
什么。也许是死亡？也许是一片掌声？

我那双鞋肯定不会给人好印象。两块稀烂的
纸板，破洞比材料多。用酒椰叶纤维捆扎的
张开的大口，空气流通的典范，向着寒冷、风
张开，甚至露出我的脚趾。这双烂鞋子之所以
还能扛得住雨水，是因为它们被糊上了好几层
泥巴。我不能冒着眼睁睁看到它们粉身碎骨的
危险把它们拿去刷洗。唯一还能把我的鞋看成
是鞋的征象是我还把它们穿在脚上。如果我把
它们拎在手里，肯定会有人好心好意地上来告
诉我垃圾桶在哪儿。也许我该留下平时穿的那
双木鞋？不过，黄色别墅的来宾们不可能注意
在下面的鞋子！而且，他们也不会因为鞋子不
要我！红毛雷奥纳尔不是光脚丫子被他爹妈收
回去了吗？

“你可以回饭厅去了，我的小约瑟夫。”

每个星期天，我的希望便以这句话宣告破

灭。彭斯神父暗示这一回又不行了，我该离开舞台。

向后转。走十步退场。走十步返回痛苦。走十步变回孤儿。台边上，另一个孩子已经在跺脚。胸口闷得我心疼。

“您认为我能做到吗，我的父？”

“做到什么呀，我的孩子？”

“找到我的父母。”

“父母啊！我希望你的亲生父母脱离了危险，希望他们很快就会出现。”

随着一次次毫无成效的自我展示，我竟至感到自己是有罪的。确实，是他们迟迟不来。迟迟不回来。可这难道纯属他们的错？他们还活着吗？

我十岁。三年前，我父母把我托付给了陌生人。

战争结束几个星期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希望和幻想的时代也结束了。我们这些被隐藏

起来的孩子也该返回现实，该弄清楚，像当头棒喝似的，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家，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只剩下我们孤零零一个了……

这一切是在一辆有轨电车里开始的。

我和母亲坐在黄色车厢的最后面穿过布鲁塞尔，电车发出钢铁撞击的喧哗声，喷出火星。我还以为正是车顶上的这些火星给了我们速度。我坐在母亲腿上，紧贴着她的狐皮毛领，包裹在她甜甜的香水味里，以欢快的速度被抛进这座灰色的城市。我只有七岁，可我是世界的国王：臣民们，退后！让朕过去！汽车闪开了，马车手忙脚乱，行人逃跑了，只有我们的司机带着我们往前冲，我和我母亲，就像华贵的皇家马车里的一对儿。

别问我的母亲像什么，谁能描绘太阳的

形象？温暖、力量、欢乐都来自妈妈。我记得她的作用更胜过她的外貌。我在她身边欢笑，从不会遇上什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德国大兵上车的时候，我依然无忧无虑。我只消扮演我哑巴儿童的角色就行，这是父母亲和我说好了的，他们害怕意第绪语暴露出我是犹太人，所以一有灰绿色军服或黑皮大衣过来，我就不许说话。那是在一九四二年，他们要求我们必须戴上黄色的星星，可我父亲作为巧手裁缝，找到办法给我们缝制了能掩盖掉星星，必要时再把它显露出来的大衣。母亲称之为我们的“流星”。

就在大兵们谈话的时候，我感到母亲的身体变僵直了，哆嗦不已。是本能反应？还是她听到话里泄露了什么机密？

她站起身，把手放在我嘴巴上，就在那一站，急急把我推下车梯。一走上人行道，我便问道：

“这儿离我们家还远着呢！干吗就下车了？”

“我们去转一转，约瑟夫。你说好吗？”

对我来说，母亲想要怎样我就愿意怎样，即使我这双七岁孩童的细腿要跟上她突然显得比平时更快捷，一冲一冲的步伐变得更艰难了。

路上，她向我建议道：

“我们去看望一位高贵的夫人，怎么样？”

“好啊。谁？”

“苏利伯爵夫人。”

“她有多高？”

“什么？”

“你告诉我说那是一位高贵的夫人……”

“我想说她是个贵族。”

“贵族？”

她给我解释，贵族是个出身高贵的人，一个十分古老的世家的后裔，即就他的贵族身份而言，就应该对他十分尊敬。她一边解释，一边把我带进一座豪华的私人府邸的门厅，仆人们向我们行礼。

我在那里大失所望，因为朝我们走来的女人和我想象中的不相符合：尽管出生在一个“古老的”家族，苏利伯爵夫人看上去很年轻，而且，虽说是出身“高贵”的“高贵”的夫人，她长得却不比我高多少。

她们低声交谈，语速很快，然后，母亲吻了吻我，要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她回来。

那个年轻、娇小、令我失望的伯爵夫人把我带去她的客厅，请我吃糕点、喝茶，并且为我弹奏钢琴。在一层层高高的天花板、丰富的点心和美妙的音乐前，我心甘情愿地重新考虑我的处境，并且，舒舒服服地陷进软垫沙发里，我承认她是一位“高贵的夫人”了。

她停止演奏，突然叹息一声望了望钟，然后，前额横了一道忧虑的皱褶，向我走来。

“约瑟夫，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要跟你说的话，然而，我们的血统禁止我们向孩子们隐瞒真相。”

如果说这是贵族间的惯例，她凭什么要把它强加于我？难道她认为我也一样是贵族？再说，我是吗？我是贵族吗？也许……干吗不？如果，像她那样，既不需要高大，也不需要苍老就能是贵族，那我就有机会了。

“约瑟夫，你和你父母遇上了重大危险。你母亲听说了要在你们那个区里实施大逮捕。她去通知你父亲和尽可能多的人。她把你托付给我，由我来保护你。我希望她能回来。就这。我真的希望她能回来。”

所以，我觉得最好不要每天都当贵族，因为，真相往往是痛苦的。

“妈妈一定会回来的。她怎么会不回来呢？”

“她有可能被警察抓走。”

“她做了什么了？”

“她什么都没做。她是……”

说到此，伯爵夫人发自胸臆地一声长叹，使项链上的珍珠互相碰撞。她双眸湿润了。

“她是什么？”我问道。

“她是犹太人。”

“这没错啊。我们家全都是犹太人。你知道，我也是。”

由于我说得没错，她吻了我的双颊。

“那你呢，夫人，你是犹太人吗？”

“不。我是比利时人。”

“和我一样。”

“是的，和你一样。还是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这是犹太人的对立面吗？”

“犹太人的对立面是纳粹分子。”

“他们不逮捕基督教徒？”

“不逮捕。”

“那不是当基督教徒还好些？”

“那要看在谁面前。来吧，约瑟夫，我带你去看看我家，一边等你妈妈回来。”

“啊！你很清楚她会回来的！”

苏利伯爵夫人牵着我的手，从一冲而起的

楼梯上楼欣赏花瓶、图画和盔甲。在她的卧房里，我看到有整整一面墙用衣架挂着长裙。在斯哈尔贝克^①我家里也是这样的，我们就在服装、线和料子堆里过日子。

“你和爸爸一样是裁缝吗？”

她笑了。

“不。我购买像你爸爸那样的裁缝做好的服装。他们总得是为什么人干活，是不？”

我点头赞同，可我没对伯爵夫人说，她恐怕不是在我们那儿选购的服装，因为我在爸爸那儿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漂亮的成品，这些绣了花的天鹅绒、熠熠闪光的丝绸、袖口上的花边、首饰般闪烁的纽扣。

伯爵到了，伯爵夫人向他陈述了情况后，他打量了我一下。

他的形象跟贵族就接近多了。个儿高大，精明灵巧还老气横秋，不管怎么说，他那两撇

^① 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

小胡子使他看上去令人可敬。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打量着我，使我恍然大悟，那些天花板就是为他抬高的。

“我的孩子，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吧。”

嗓门是贵族的嗓门，这，我能肯定！稳重、厚实、沉闷，蜡烛光照耀下青铜雕塑像色泽的噪音。

晚餐时，我进行了必需的礼节性谈话，尽管一心想着那个出身问题：我是贵族，或者不是？如果说苏利夫妇随时准备帮助我、接纳我，那是不是因为我和他们属于同一世系？所以，我也是贵族？

就在我们去客厅里喝橙花茶的时候，我本来可以大声提出我的问题，可是，由于怕听到否定的答复，我还是愿意在这个令我得意的问题中多待一会儿。

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好像睡着了。我软绵绵地躺在沙发上，看到我父母出现在门厅平

台上，这时，我第一次明白他们是不同的。他们穿着色泽黯淡的衣服，耷拉着双肩，手里提着纸板旅行箱，说起话来那么缺乏自信，忐忑不安，仿佛既惧怕他们走出的黑夜，又惧怕和他们说话的杰出的主人。我纳闷，我的父母是不是很穷。

“大搜捕啊！他们把所有的人全抓走了。女人和孩子都抓。罗森堡一家，梅耶尔一家，雷日家，佩尔穆特家。所有的人……”

我父亲在哭泣。从来不掉泪的父亲跑到像苏利夫妇这样的人家里来哭鼻子让我挺尴尬。这种不拘礼节的表现意味着什么？难道说我们是贵族？我在软垫圈椅里一动不动，注意倾听这一切，他们还以为我睡着了。

“走吧……走哪儿去啊？要去西班牙，就得穿过法国，而法国也一样不安全。加上没有假证件……”

“你瞧见了，米舍科，”母亲说道，“我们真